

海上繁华梦

〔清〕孙家振 著



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

时代文艺出版社

导 读

十九世纪末期，清朝即将覆灭的前夜，我国出现了一批鲁迅先生称之为“狭邪小说”的文学作品，《海上繁华梦》就是其中之一。它问世后，曾风行一时，成为市民们茶余饭后消遣的谈资。

《海上繁华梦》写成于晚清末叶，共三集，一百回。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笑林报馆出版初集、二集排印本；光绪三十二年（1906），该报馆出版后集排印本；光绪三十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为平装铅印本。此书离现代很近，各大图书馆多有收藏。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禁毁小说系列丛书中，只收入《海上繁华梦》初集，共三十回，二十六万余字。

《海上繁华梦》卷首署“古沪警梦痴仙戏墨”。警梦痴仙是作者孙家振（1862—1937）的笔名。孙家振，字玉声，别署海上漱石生、江南烟雨客、玉玲珑馆主等，上海人，通俗

海上繁华梦

小说作家。进入民国，孙家振又创作了《续海上繁华梦》，也是三集，一百回，描写民国初年上海青楼烟巷中的妓女和嫖客的生活，仍然在暴露人情世相中微含劝惩之意。

《海上繁华梦》取材于十里洋场的上海晚清时期的社会生活，它以描写妓院、赌馆为中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封建阶级、买办势力在半殖民地的上海滩狂嫖滥赌的恶习，揭露了娼妓、嫖客、赌徒之间形形色色的欺骗、敲诈、坑害的卑污行径。

这部章回体长篇白话小说的故事情节大致是这样的：苏州有个饱学秀才谢幼安，一表人才，资质聪颖，十八岁娶齐眉姑为妻，生下二子。他父母双亡后，便绝意进取，做个林下散人。一日，谢幼安自幼同窗、谊结金兰的好友杜家二少爷杜少牧前来约他到上海游玩，二人便结伴前往。

在上海，他们先找到久居上海的好友李子靖，又结识了武科出身的平戟三。从此，他们整日出没于戏楼酒馆、歌场妓院。杜少牧迷恋上妓女巫楚云，挥金如土，想纳其为妾。但巫楚云对杜少牧毫无真情，只为骗其钱财。杜少牧又流连赌场，中了地痞白湘吟设的圈套，带来的三千两银子，一次就输了一千多两。李子靖、谢幼安当场拿获白湘吟灌铅的骰子，替少牧索回钱财。

谢幼安规劝杜少牧不要沉迷嫖赌，让他返回家乡。但少牧不听，仍在烟花巷中厮混。他又与妓女如玉频频来往，如玉接待他只为骗财，只是假意殷勤，而暗中却和嫖客潘少安幽会，被杜少牧撞见，杜少牧方下决心同如玉断绝来往，却又与巫楚云捐弃前嫌，重新和好。

妓女桂天香色艺俱佳，为人善良正直，谢幼安与她十分

投机，又敬重她的品格，便娶她为妾。在新婚的酒宴上，前来贺喜的李子靖讲述了潘少安遭妒被杀和如玉染上毒疮等惨事。杜少牧耳闻目睹妓院中种种齷齪情形，在良友的劝谏下，幡然悔悟，看破嫖赌是个陷阱，毅然返回苏州。

谢幼安身患重病，桂天香悉心侍奉，谢幼安得以痊愈，而桂天香却患病身亡，谢幼安从此断绝了与妓女的往来。众浪子也都去掉寻花问柳的旧习，做个安分之人。

这部作品是晚清狭邪小说中颇有影响的一部，它所描写的十里洋场中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对了解那个时代、那个世界，具有形象性的认识价值。

著名学者胡适曾与作者孙家振有过交往，他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评价《海上繁华梦》和《九尾龟》说：“都只刚刚够得上‘嫖界指南’的资格，而都没有文学价值，都没有深刻的见解与深刻的描写，这些书都只是供一般读者消遣的书，读时无所用心，读过毫无余味。”这见解还是切中肯綮的。

(吕庆业)

目 录

第 一 回	谢幼安花间感梦 杜少牧海上游春	(1)
第 二 回	长发栈行踪小住 集贤里故友相逢	(11)
第 三 回	款嘉宾一品香开筵 奏新声七盏灯演剧	(22)
第 四 回	升平楼惊逢冶妓 天乐窝引起情魔	(34)
第 五 回	攀相好弄假成真 遇拆梢将无作有	(44)

海上繁华梦

- 第 六 回 熊聘飞智伏拆梢党 (55)
凤鸣岐巧解是非围
-
- 第 七 回 开豪宴浪子挥金 (66)
题妙曲可人如玉
-
- 第 八 回 看跑马大开眼界 (78)
戏拉缰险丧身躯
-
- 第 九 回 龙华寺广结香火缘 (90)
高昌庙盛赛清明会
-
- 第 十 回 一席绮筵香温玉软 (102)
千金孤注蝶舞蛛飞
-
- 第 十 一 回 谢幼安识破机关 (114)
杜少牧脱离陷阱
-
- 第 十 二 回 指迷津凤鸣岐谏友 (126)
接家书谢幼安还乡
-
- 第 十 三 回 荡子临歧话别难 (138)
美人布局迷魂易
-
- 第 十 四 回 吟碧庐端阳开夜宴 (150)
醉红楼消夏订香盟
-

第 十 五 回	牢笼有术莲子依心 来去不由藕丝郎意	(164)
第 十 六 回	大姐晒台骂大姐 先生妆阁拜先生	(177)
第 十 七 回	茜纱窗下昨夜谁人 油碧车中深宵底事	(188)
第 十 八 回	怒残花跳槽客去 争闲气摆酒人来	(199)
第 十 九 回	挹朝爽也是国赏荷 纳晚凉安垵地品茗	(212)
第 二 十 回	广肇山庄建醮 宁波总会碰和	(225)
第二十一回	对对和艳婢伴嗔 双双台痴郎豪举	(239)
第二十二回	撒娇痴致真楼照相 订盟约福安居谈心	(251)
第二十三回	巫岫云蜜语甜言 花媚香打情骂俏	(263)
第二十四回	逞豪情点戏一百出 杀水气摆酒十六台	(276)

海上繁华梦

第二十五回	白湘吟去而复来 屠少霞溜之大吉	(291)
第二十六回	阿素遍寻屠少霞 志和初气颜如玉	(306)
第二十七回	筹节费杜少牧觅友 借嫖资贾逢辰作中	(319)
第二十八回	现开消挖肉医疮 假缠绵推心置腹	(332)
第二十九回	杜少甫泛舟寻弟 李子靖下榻留宾	(345)
第三十回	田舍翁初次入花丛 痴公子一心迷绮障	(356)

第一回

谢幼安花间感梦

杜少牧海上游春

沧海桑田几变更，繁华海上播新声。
烟花十里消魂地，灯火千家不夜城。
车水马龙游子兴，金樽檀板美人情。
闲来编作新书看，绮梦迷离细品评。

从来俗语说得好：“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入自迷。”可知“酒”、“色”二字，虽是误人，实是人自己误的。然而繁华之地，偶一不慎，最易失足。即以上海一隅而论，自道光二十六年泰西开埠通商以来，洋场十里中，朝朝弦管，暮暮笙歌，赏不尽的是酒绿灯红，说不了的是金迷纸醉。在司空见惯的，尚能心猿紧缚，意马牢拴，视之如过眼烟云，漠然不动；而客里游人以及青年子弟，处此花花世界，难免不意乱心迷，小之则荡产倾家，大之则伤身害命。何况人烟既盛，良莠不齐，诈伪丛生，是非百出。所以烟花

海上繁华梦

之地，实又荆棘之场，陷溺实多，误人非浅。警梦痴仙生长沪滨，浪游已倦，每一感及，怒焉伤之。因广平日所见所闻，集为一书，以寓劝惩，以资谈助。是故此书之作，谓为痴仙之游戏笔墨也可，谓为痴仙之一片警世苦心也亦无不可。正是：

春花秋月何时了，千古繁华梦一场。

闲话休提，书归正传。却说苏州有个饱学秀才，姓谢，名景石，字幼安。原籍安徽休宁人氏，因避红巾之乱，徙居姑苏。父名谢阴恩，也是个博学儒生。母金氏，乃慈乡金念萱之女。当幼安临蓐的时候，其母梦满堂丝竹而生，因以“景石”二字命名，幼安为号，取谢安石东山丝竹之意。乃至长成，出落得一表人才，堂堂非俗；而且资质甚是聪颖，读书一目数行。因此才名藉甚，远近皆知。十六岁上案元入泮。十八岁娶了西村齐氏女眉姑为妻，一双两好，夫唱妇随，甚是相得。

孰料不多几年，父母忽相继逝世。幼安哀毁逾恒，忽忽不乐。幸家道颇可温饱，遂绝意进取，做一个林下散人。每日里与二三知己玩水游山，名胜之区，足迹几遍。著有《小东山馆纪游吟稿》，自号小东山主，诗笔清新，艺林传诵。膝下二子：长名麒儿，年七岁，已就傅读书；次麟儿，年才五岁。幼安在家，闲暇无事，不是以诗酒自娱，便是与齐氏及两个小儿讲讲家常，谈谈各处山川的风景为乐。

一日，值元宵佳节。齐氏命下人整备酒筵，在花香月满楼与丈夫庆赏元宵。夫妻父子，共是四人，团圆一桌，说说

笑笑，颇极天伦之乐。两个小孩子，也甚乖觉，你也一杯、我也一盞的敬与父亲。饮至月过花西，幼安酒落欢肠，不觉多用了几杯，玉山颓倒。齐氏命佣妇把残肴收拾，又唤乳娘将两个小孩儿领去安睡，自己与小丫头阿翠掌着灯台，扶了丈夫，一步步同进房来，伏伺着宽了鞋袜、外衣，上床安置。

那幼安是酒醉的人，一经卧倒，早入黑甜。朦胧之间，似有一人手拉手儿，飞也似的出门而去。回头一看，不是别人，乃自幼同窗、谊结金兰的好友：此人姓杜，名继勋，号少牧，文才出众，人品轩昂，平日之间，最是莫逆。幼安梦中因开言道：“我认是谁，原来牧弟。往那里去？”少牧道：“不必多言，去便自知。”幼安心下好生纳闷，因是至交，不便拒绝，顺着脚儿，一口气不知跑了多少路程。后到一处，人烟稠密，灯火辉煌，往来之人，衣服丽都，舆马显赫。正在看时，忽然少牧将手一撇，不知所往。

幼安大惊，定睛细视，觉得是从斜里一条小路上去的，放心不下，飞步狂追。却恨那条路曲曲折折、暗暗昏昏的，又狭又险。走了一程，觉着吃力，站住了脚，欲待路人问个信儿。谁知这条道上，进来的人甚多，出去的人偏是甚少，要想再走进去，又怕迷了路儿，心下十分焦闷。忽闻鼻观间一阵异香，沁人心窍。抬头一看，见道旁有株桂树，那香乃从树上飘来。默念时值新正，丹桂那得有花？幸树身不甚高大，折取一枝。凝神细看，但见这花果然开得香馥馥的，幽越宜人，甚是可可爱，不忍轻弃，纳入怀中。举步欲行，猛听得人语喧哗，有一大群人自内而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不知其数。也有大呼小叫的，也有无精打采的，

也有忿忿不平的，也有连连叹息的，也有半颠不颠的，也有撒娇撒泼的，也有形容憔悴似带重病的，也有衣衫褴褛似甚落魄的。末后一人，却是少牧，被那班人围住，着他进又不得，退又不能，万分窘急。幼安吃这一惊，却也不小。欲待迎上去救他，不知为了何事，且又孤掌难鸣，不敢造次，只得高声大叫，只望他自己出来。那知少牧竟如不见不闻，毫不理睬。幼安愈加着急。正当无可如何之际，猛见他睁着眼睛，把这班人瞧了一回，点点头儿，咬牙切齿的一伸手，在怀中拔出一把剑来，三尺多长，寒光闪闪，甚是怕人，向众人举手一挥；回转头来，又向自己当心直刺，心坎间忽然放出灵光一道，照得幽径通明。那一班人，发一声喊，一哄散去。

把个幼安一惊而醒，只吓得冷汗涔涔，重衾湿透，却是一场奇梦。细听谯楼，正敲四鼓。桌上残灯，半明半灭。齐氏鼻息方浓。怀中花香袭人，犹似氤氲未散。细想方才梦中之事，不知主何朕兆，真令人难解难猜。然究竟是个酒后之人，翻来覆去，胡思乱想了一回，依旧朦胧睡熟。

及至醒时，将是辰牌时分。齐氏已起，在窗前对镜理妆。幼安咳嗽一声，舒了舒腰，抽身坐起。齐氏问道：“昨宵酒醉，今日身体可好？为甚起得甚早？可要再睡片时？”幼安道：“昨夜不过薄醉，今已平复，不用睡了。”口说着话，随即下床，穿上鞋袜，套上外衣。早见阿翠推门进来，叫了一声“少爷、少奶奶”，端上脸水，伏侍幼安先洗了脸，然后泡上一碗玫瑰花的上细雨前茶来。此乃隔夜齐氏叮嘱，因恐酒醉的人起来不免口渴之故。幼安接着，呷了几口，放在桌上。一手拔了一个纸煤，唤：“拿枝水烟袋来！”阿翠答

应，双手奉上一根汉口王恒丰赛银二马车烟袋，又随手划了一枝自来火柴，递与幼安。吸过几筒，放在一旁，问齐氏道：“两个小儿起来没有？”齐氏道：“谅应昨夜睡晚了些，今日尚未起身。”幼安点头道是。

其时齐氏妆已梳好，阿翠过来理了妆具，重新取上牙梳竹篦，与幼安梳辮。幼安又饮了口茶，将夜来梦境，与齐氏从头至尾细细的说了一番。齐氏道：“古语有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大约无甚吉凶。况丹桂飘香，乃是登科之兆，或主将来题名金榜，也未可知。”幼安笑道：“功名二字，我已置诸度外，即使将来果应是梦，何足为荣！况目今时世，不重科甲出身，只须略有钱财，捐纳一官半职，便可身膺民社，手握铜符，反把那些科甲中人瞧看不起，不是说他迂腐，便是说他寒酸。所以弄得时事日非，世风愈下。反不如静守田园，享些清闲福味的好。你向来也是个极有识见的女子，如何反想到这一条道儿？只恐此梦将来断不是这般应法。”齐氏道：“我也不过是依梦详梦罢了，未来的事，那里能猜得准他？何必挂怀，反多疑虑。”幼安道：“我倒不妨，但是杜家二叔，只怕这梦不应则已，应时凶多吉少。”齐氏尚未回言，忽听楼下僮儿谢义高声问道：“少爷起身不曾？桃花坞杜家二少爷清早到此，现在书房候着。”幼安回道：“我晓得了，请他少坐，即便下来。”谢义答应，自去回复。

幼安整了整衣，移步下楼，来到书房。其时少牧坐在书案之上，看那上海寄来的新闻纸儿，见幼安出来，连忙立起，叫声：“安哥！惊动你了。”幼安笑道：“自己弟兄，何须客话？我因昨宵家宴，多饮了几杯酒，故此起得晚了。牧

弟，你来得好早。”少牧道：“我昨日与少甫家兄在虎丘闲游了一回，即便回去，睡得甚早。今日家兄又到沧浪亭探友去了，我独自一人在家寂寞，故此出来早些。”幼安道：“原来如此。少甫近来兴致可好？我有五六天不见他了。”少牧道：“他自从去年起了个消寒诗社，诗兴甚好。昨日想做几条诗谜，与各社友庆赏元宵，后因我强着他一同出去，故而未曾做得。”幼安道：“少甫这人果然风雅。”少牧道：“家兄果甚风雅，只是僻性些儿。前几天，我偶然想起上海地方风景甚好，只恨从未到过，要与他同去一游。他偏执意不肯，反说上海繁华，我辈少年不去为妙，又讲了许多拦阻的话。安哥，你道这意见僻是不僻？”幼安道：“少甫的话，却也不错，上海地面太觉繁华，少年的人血气未定，本来少去为是。”少牧笑道：“甚么！安哥，你也来了！我想人生世上，游历两字是不可少的。上海虽说世界繁华，依我看来，只要拿定念头，也未见得年少的人必不可去。何况我们不过略住几天，见识见识风景，便回来的，有甚紧要？就是李子靖大哥，他不是常住在洋场上么？年纪也只三十多岁，何尝闹甚事来？安哥如肯做个伴儿，我一定要去走走。不知意下若何？”幼安道：“说起子靖，前日他有贺年信来，甚是挂念我等，深恨不能时常聚首。我已写有回信去了，不知你可曾有信寄他？”少牧道：“我本来也想写封信儿，只因有到上海去的意思，将来聚晤不远，故此未曾寄得。”幼安道：“照你说来，你当真要往上海游玩去么？实对你说，我昨夜得了一梦，甚是不祥。劝你还是静住在家，不要出门的好。”遂将昨夜梦中之事，一五一十的又细细述了一番。那少牧本来是个疏放的人，那把这种梦儿放在心上？只因幼安说得十分郑

第一回

重，故回言道：“古人有云：‘梦寐之事，不可不信，却也不可尽信。’安哥不肯陪我罢了，我一个人难道不能去得？只是寂寞些儿。”

幼安听到他这两句话，晓得少牧是有些孩子性的，他说得到便做得到，不陪着去虽是无妨，惟恐日后倘然真的有甚事情，既是至交，何能放心得下？想到此处，不由不反自己，转口道：“话虽如此，我也并不是拘三泥四的人。你既一定要去，我又闲着在家，上海也不甚多远，何妨陪你走一遭儿。但是少则十天八天，多至半月一月，定要一同回来，方可使得。”少牧听幼安忽然答应去了，好不欢喜，连说：“这个自然。我到上海，本来并无正事，决不多耽搁日子就是。”幼安道：“既然如此，你想何日动身？”少牧道：“今日是十六，我须回去收拾收拾，后天十八可好？”幼安道：“这却随便。不知坐甚船只？”少牧道：“若要快些，戴生昌的小火轮船最好。”幼安道：“我们此去，原是游玩，并非急事，我想不如唤只无锡快船，可以沿途看看景致，岂不甚妙？”少牧道：“安哥既然喜欢，我回去雇一只大号的是了。”二人说说谈谈，时已将午。谢义端上中膳，幼安就留少牧吃过了饭，方才回去。不必细表。

且说幼安送少牧出门，回至楼上，走到房中，麒儿、麟儿双双的过来，叫了一声“爹爹”。幼安问道：“你母亲可在里面？”麒儿道：“往绣娘房里看做鞋子去了。”幼安道：“你去说爹爹唤他。”麒儿答应，才待要去，麟儿争着他要去唤，两个小孩忽然相闹起来。幼安喝住道：“不要胡闹！你二人同去就是。”麟儿听得，始欢欢喜喜的与麒儿一同去了。不多一刻，齐氏回房，麒儿、麟儿也一齐跟着进来。幼安遂将

方才少牧约到上海游玩、择定十八动身的话，说了一番，并言：“去去即回。家中倘有要事，不妨写信到申。麟儿待先生开学，便当送去读书，不可使他躲懒。麟儿须要寒暖当心。”细细的嘱咐了一回。齐氏因丈夫向来出游惯的，上海又近，所以绝不阻挡，只说：“昨天夜梦不祥，今日杜家二叔恰又前来约伴，须要谨慎些儿，早去早回，没甚事情最好。”幼安点头称是。

二人说罢，一个牵着麟儿，一个牵着麟儿，同下楼来。幼安向帐房中取了廿块洋钱，交与谢义，叫他买些土仪，预备到上海时送送亲友；又顺便购些火腿、酱菜等物，以为路菜。过了一宵，齐氏唤阿翠收拾了一副铺陈、一只衣箱，带些棉皮衣服，取下楼去，交与谢义。

两天易过。到了十八，幼安一早起身。梳洗已毕，吃了早膳，下楼来到书房，令谢义将一切应用零星杂物，收拾了两只网篮。诸事才完，听得有人叩门，乃是少牧与船家到了，说船泊阊门外太子码头。幼安问少牧：“行李可曾下船？”少牧道：“均已定妥，但等起程。”幼安遂唤谢义挑了行李铺陈，同着船家先去。自己回至房中，别了齐氏。因他怀孕在身，已有六个月了，故此叮嘱了好些留心在意的话，又吩咐阿翠及乳娘等一总下人诸事小心。然后下楼，同着少牧出了大门。早由谢义唤有两乘轿子候着，轿役伏伺二人登轿，抬上肩头，如飞的向码头而去。

船家一见，急忙铺好跳板，搭上扶手，请二人下船。其时谢义早经到了，铺陈各物，俱已落舱，见主人登舟，上前交代明白。幼安对少牧道：“不曾问你，可带个下人同去？”少牧道：“苏地到申，路途不远，况且少甫在家，不时有事

差遣，所以并未带得。”幼安道：“谢义可要随去？”少牧道：“也可不必了罢。谢义并未到过上海，闻听人说，租界地面禁令极多，譬如沿途不准便溺，当街不准晒衣，午后不准倾倒垃圾，夜深不准酗酒高歌，比不得我们苏州地面，可以事事随便。倘然不知底细，犯出些儿事来，反于主人不便。你道是也不是？”幼安点头道：“这却不错，亏你想得甚是周到。”因唤谢义言道：“轿夫的轿钱叫他家中去取，你也可以回家去了。我们此回不带下人，待等回来之日，有信来苏，你到码头迎接就是。”谢义诺诺连声，辞了主人，又回身辞了少牧，上岸同着轿夫自去。这里船家问明并无别客，随即拔了跳板，解了缆绳，立刻开船了。

一路上，波平浪静，日暖风和。谢、杜二人，有时说些闲话，有时看些野景，甚是有兴。到了饭时，船家端上菜来，乃是两尾鲫鱼，一碗肥肉，一碟子火腿，一碟子羊糕。少牧在网篮内取出两只小酒杯儿，一瓶天津带来的白玫瑰酒，先斟了一杯，递与幼安，又自己斟了一杯。幼安略略喝了几口，因是高粱，不敢多喝，唤船家取上饭来。少牧喝了两杯，也用饭了。船家候二人吃毕，撤过残肴，打上脸水洗脸，又泡了一壶茶来。幼安取水烟袋吸了几筒水烟，少牧吸了半枝吕宋烟。此时正是顺风，船家扯起篷来，但听得水声潺潺，那船就如弩箭离弦一般的速。

行有八十余里，天渐黑了，船也停了。幼安取出一只洋蜡烛台，点上一枝洋烛，照得满船澈亮。船家端整夜膳，与日间大略相同，不过两只碟子换了一碟松花皮蛋，一碟爆鱼。二人吃罢，在灯下又略谈了一回话儿，各自安睡。

破晓醒来，但听得耳畔呼呼风响，船家早已开行。及至